

W H | 诗路花语

一个人的时光

■ 郑文秀

终于静下心来，独伏灯下读诗、写诗，想些紧要的或无关紧要的问题

我习惯于这样的深夜一个人，沉醉在文字的游戏里把信念自由地打开，组合一些洁美的，寓意深刻的词语

并把它们雄性的体系，融向生活的盲点，或把它们当作行者最终行走在阳光下

我想利用更多的时光一个人躲开喧哗的众生然后，让自己的思想和欲望钻进真实的人生，祈祷每一寸光阴，都不是荒诞的福祉

台湾诗行（组诗）

■ 黄平

台湾岛
挥手云间远山尽，
相望千里海天晴。
岛屿风光无限好，
阿里五指乡愁连。

日月潭
一泓碧水映青山，
日月相随入深潭。
云岚雾雨润心田，
宝岛仙境净馨香。

阿里山
桧木耸云台人泪，
樱花沁香寇鬼随。
高山涧水依旧在，
阿里山女何处追。

佛光山
台南佛光耀五洲，
度众三好报百酬。
赏僧星云慈悲心，
畅游法海无须舟。

眷村
青青竹篱国民窟，
茫茫海水阻归路。
眷村老兵泪长流，
客居孤岛乡愁苦。

东方大广坝水电站

■ 王辉俊

举起 144 米的高脚杯
做一个豪情壮志的酒神
然后把 8000 万吨的山兰玉液一饮而尽
灌醉芒果菠萝荔枝红色的脸
还有黎家苗寨城厢乡下明亮的眼睛

张开 6 公里的怀抱
做一个拥有青山绿水的长臂猿
然后把崎岖坎坷的山路化作一马平川
让旱地里顺涛流离的船形屋靠近水岸
靠近渔米之乡的岛西好江南

自画像

■ 陈不晚

他在墙壁挂上自画像。
长约 55 寸，宽约 20 寸，
画中的他约 18 岁。
经过精美的装裱，挂在墙壁中央。

从此，他永葆青春与良好的品德。
每次你们走过
他都保持着善意的笑容。

找松鼠

■ 洪光越

我把自己放进葡萄色的黄昏
去寻找一只松鼠
我沿一条小道，道上落满了枯叶和羽毛

尽头我望见了岔口、果树
果子隐忍孤独
这是一条幽深的小道
我就好如踏上了一辆黑色列车
去寻找我的松鼠

投稿邮箱
hnrwbxb@163.com

W H | 面朝大海

■ 摇摆鲸

一顿晚饭吃到天色将尽，阿妈抬眼往远处望望，说快要下露水了，你们赶紧去收衣服，海边的露水又重又咸。我和胖虎便乖乖起了身，得来回几趟把晾干的衣物收进屋，再转身时院子里已经黑的有如刚刚落下黑丝绒的天幕。我和胖虎久在北京居住，瞬间被这乡下的夜晚迷住，索性搬了两张凳子坐在院落里坐下。

这是年三十的前一天，我们回到胖虎的爷爷家过年。虽然这个海边的小渔村只要从琼海往南驱车半小时就能到达，却僻静得如同鲁滨逊流落的那座荒岛。夜晚黑极了，尽管屋里开着灯，天上也有星星，但紧贴着光线的边缘就是深不见底的黑。这片黑从未被城市的灯光搅扰过，黑得原始彻底，亘古广袤，它与宇宙深处连成一片，散发出深沉孤冷的气质。

银河很清晰，像嵌满碎钻的丝巾恣意徜徉在云端。我和胖虎认真地辨认了一会北斗七星和北极星，从北京带回来的芜杂的心里渐渐只剩下清明的星空。放下了放不下的，忘记了想要做的。只守着此时此刻，守着蟋蟀的叫声和角落里几只鸡睡梦中的低鸣，听不见海浪声，然而嗅着空气里的咸味就能知道大海在不远处。

风很清凉，拂过肩头的同时能听见从椰子树高高的树冠传来的唰唰的响声。村里有成千上万棵椰子树，都是村民们种下的。不过和这村里所有的事情一样，这椰子树也种的随心所欲，家家户户的夹杂在一起，分不出你我。于是大家不得不年年在自家的树上做一遍记号，免得混淆。

一天下午阿爸就提着一罐红漆去找椰子树了，我和胖虎凑热闹地跟在后面。细看之下，果然每棵树上都有

记号，三角形、圆圈、字母，一本正经地表明各自的身份。阿爸刚想像往年一样画个十字，胖虎提议今年搞点创意，画个棒棒糖。阿爸翻了他一眼，迟疑了片刻还是屈服了，举着刷子绕圈圈。

这时我发现几棵树上有不同的符号交叠在一起，就问胖虎怎么回事？胖虎不以为然的说那些树别人家已经做过记号，但是我爷爷坚持说是我们家的，所以呢，归属权有争议。我问那结的椰子算谁的？胖虎说谁想摘了就摘，摘几个也给别人留几个。我笑，这样倒也公平。早知如此，种的时候为什么不划清区域呢？胖虎一甩手说，谁管那么多？

想想也是，在这里连空气都是散漫的，谁要管那么多？一切、处处、哪儿都充满了自由的意志。一棵树上的木瓜大的要两只手才能抱住，小的仅能握在掌心里，地里的萝卜 L 形的，S 形的长成什么样的都有，还有的长到一半开了叉，仿佛长了两条腿，一不留神就要跑掉的模样。我看着这些任性的家伙，心说真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瞧瞧北京超市里的那些萝卜，一溜溜的笔直粗壮，那可是一声令下就能列队操练啊。

它们不理我，仍是一副野蛮生猛的姿态，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沾着馨香的泥土的果子充满旺盛鲜活的生命力，而且，味道鲜甜至极。

乡下的烹饪方式拙朴粗犷，调味料不过盐和酱油，吃着吃着，食物原本的味道就出来了。由于生长的过程不被干涉，加上灌溉的水源清澈，在这里萝卜是萝卜的味道，青菜是青菜的味道，西红柿是西红柿的味道，久在高级酱料里浸泡的舌头乍一碰到这些清冽的滋味先是迷茫了片刻，随后便被唤醒了某种回忆般痴迷起来。

不止蔬菜如此，就连鸡鸭、猪脚、

乌贼、鱼虾这些肉类也敢只用清水煮过或者油锅里炒一炒就端上桌，佐一点山茶油依然让味蕾神魂颠倒，如果不是土生土长，原汁原味，怕是难有这样的底气。

我瞥了一眼院角的篱笆，几只肥硕的公鸡睡得正香，或许是仗着自己味鲜肉美，它们的神情里都透着雍容傲慢。也怪平日里爷爷对它们太好，每天早早起来把木薯切成小丁，再配上稻谷和白菜叶喂给它们，到了偏午就放它们去椰林里去觅点蚯蚓小虫之类的活食，如此荤素搭配，膳食均衡。几只鸡被宠得毛羽鲜亮，膘肥肉厚，每只足有五六斤重，平常旁若无人地在村里散步，不大声吆喝绝不避让。我咽了下水，问胖虎何时宰掉，胖虎说别急明天一早祭完祖就能吃上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胖虎被外面的声响吵醒，睡眼惺忪地走出去，只见院子里爷爷在杀鸡，阿爸在劈螃蟹，早晨柔薄的阳光下刀起刀落，并不觉得杀气，反而有种生动的繁荣。阿爸听见脚步声头也不回地说，睡到这个点才起真是可惜，你们不知道早上的海有多好，沙滩上到处是飞毛腿蟹，还有打鱼的船刚回来，一船一船都是活蹦乱跳的海鲜。

胖虎打着哈欠应付，好好，明天就去。我拉拉他说昨晚起夜经过院子，看见有个毛茸茸的东西在偷吃鸡食，见到人一下窜走了，好长的一条尾巴，光线太暗我又迷糊着，不知道是什么。胖虎说黄鼠狼吧，阿爸说要是黄鼠狼鸡就该叫了，应该是松鼠。爷爷咳嗽一声笃定地说，是狐狸。

大家一边断着这桩悬案，一边不紧不慢准备好祭祖的物件。我换上红裙子，抹上口红，打算艳压全村，胖虎一回头看见我忽然面露难色，吞吞吐吐地说要不不在家里休息吧，女人不



村树（油画）

张立作

W H | 名家翰墨

■ 孙文波

与欧洲不同的是，在中国喜欢足球的人，按阶层来分比例，知识分子中的球迷比例要大于一般人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没有看到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分析。但对于我来说，对足球的喜欢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还是在七岁左右，父亲就给我买了一个足球，是那种外面是牛皮，里面是橡胶内胆，打了气，要捋好口子的足球，这种足球已经看不到了。有自己的足球，我在铁路新村二幢的孩子中间就有了地位，因为其他想踢球的人，必须求我。

在“文革”停课的几年，我几乎每天都要踢一两个小时的足球，就在院子中踢，尽管院子高低不平，还长着大树，但我和其他人照样踢得欢天喜地。这样几年下来，我的球技已算铁路新村名列前茅的，到了复课回到学校，自然成为班级里踢球的主力，升入中学时，还被吸收进校足球队。在我中学时期，我就就读的铁二局中学足球队是成都市中学里最好之一，基本属于冠军队，再次也不会掉到第三名。因此还成为向省市专业队提供球员的重点。如果不是长个子比同龄人晚，我肯定进入省足球队了。来学校选拔球员的教练曾表示很欣赏我天生左脚踢球，只是因为我的个头，放弃了要我的念头。这应该说是阴差阳错。因为仅仅一年后，我的个头就由在学校足球队排队倒数第二名窜到前两名。

不过离开学校后我便不再踢球。只是喜欢足球的习惯保持下来。

在中国当代诗人中，我应该算得上几个少有的对足球熟悉的人。

用进祠堂拜的。我不满地抗议道，你们竟敢光天化日之下重男轻女？这是封建陋习。胖虎小声哄道，是陋习是陋习，我都羡慕你不用去，你在家待着我下午带你去看海龟，我叔家养了只小海龟，特别可爱。我看了一眼箩筐里金黄的水煮鸡，说中午我要吃两个鸡腿。说罢潇洒地转身离去。

乡下的下午格外漫长静谧，长得仿佛时间屏住了呼吸，万物息止。我和胖虎无所事事，躺回床上午睡。隔着窗户的彩色玻璃能看见院里晾晒的被单微风下的海面一样轻轻翻滾。我说胖虎昨天我在厨房的时候有只蝙蝠飞进来了，绕了一圈又飞走了，像是来巡视我们的饭菜。我发现木瓜树上长着很多心形的图案，二爷爷家做的年糕你吃了吗？用油两面煎一下好吃醉了。胖虎说你真啰嗦，睡觉吧，睡醒了我劈椰子给你吃，我今年刚学会的，一会让你看看我的功夫。

我说，我想说的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吃的，看见的，谈论的，连做的梦都不一样。我觉得很放松很亲切，我在想这里和北京哪里才是真正的生活。

胖虎盯着帐顶看了片刻，说我听我爷爷说在海里什么东西活久了就成了精，据说深海里有一种很大很大的蚌，都不知道活了多少年，蚌壳里养着一颗大珍珠。等到月光明亮的晚上这蚌就从深海浮到海面上晒月亮，把月光都吸收到珍珠里。天长日久这珠子就成了夜明珠，自己在黑暗里就能发光。

我说这和刚才的话毫不相干啊。

胖虎不理我，继续说道，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采珠的人，放着地面上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憋一口气扎进海里，又黑又深都快憋死了，你说为什么呢？因为有光，夜明珠在那里发着光。

足球

几十年来，我已不知看过多少场电视转播的足球赛。我甚至认为比起某些以足球为生的人我更熟悉这几十年来世界足球的历史，不光是球队、球员，就是世界足球战术的变化，我亦觉得自己了如指掌。只要碰上同样对足球感兴趣的人，我可以如数家珍的与之谈个没完。

程小偕经常讽刺我说：一个从来不动运动的人，天天守着体育频道，简直太怪了。有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不仅想我自己，也想那些迷足球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搞得妻离子散的人。后来我觉得我想通了，在现代生活中，还有什么是可以公共性地让人发泄自己多余的激情的活动呢？只有足球。人们可以在观看以集体形式出场的足球赛时，看到人的对抗。这种对抗虽然不是战争，但是多少包含了战争所具有的无情。同时，它还包含着阴谋、伎俩和结果的不可预测。这是使人在具体生活中一些期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刺激人兴奋，获得情感转移的有效途径。

搞明白这一点后，我喜欢足球的兴趣大大降低。一种运动，如果它的存在已不再具有它最初产生时人们要求它的那种性质，那么它就已经不是同一个东西，而早已蜕变了。今天，我对足球的看待就是这样。所以，尽管我还在看球，但我已经不关心它，仅仅是看。并且我还不像有的人把它往审美的观念上拉。对于我，足球没有美，或者这样说：足球有美，足球运动没有美。

而对我个人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我当初成为足球运动员，我的一生就很可能被彻底改变。我在这里写下的大部分词条必须被置换。更明确的问题是：我还会写作吗？

W H | 家在海南

海的记忆

■ 叶清华

我的家在万宁市和乐镇港北港畔的一个小渔村里。村前是苍茫无边的大海。

渔家的孩子，大都和大海有缘，自懂事起，我就对神秘的大海着迷，经常一清早便爬上村前海边港门岭那块高高陡陡的“包子石”，向大海眺望。海，蓝碧碧地直通到天边，水天交融，海阔天空。海风起处，波掀浪滚，波峰处闪烁着白色的浪花，排排簇簇，白蓝相间，一起一伏地向岸边拥涌过来，轰隆一声摔在岸上，扬起一排排雾蒙蒙的白花。

对于大海，我是又爱又怕。小时候，我跟大人去海边追逐浪花赶上来的小鱼，一个浪头过来，把我往下拉了几米远，紧接着来的浪头又把我送回岸上。幸好同伴拼死命把我拖住，只喝了几口海水，没出什么大事。妈妈知道后被吓坏了，从此，她把我严严实实地管了起来，再也不准我到海边去玩了。

后来，叶大叔给我解了围。一天，我吃完早饭，呆坐在家里的门槛上抚弄小贝壳。此时，院子里响起召集出海的铜锣声，我身后也同时传来说话声，看样子，是冲着我妈说的，“阿嫂，哪有渔家的孩子怕海浪的？我今天就带他去闯海。”话音刚落，叶大叔就来到我跟前，一把拉起我就走。这下我可乐了，这村里村外，谁不知道叶大叔是个赫赫有名的老水手，在他身边，妈妈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坐上叶大叔的船，轻轻地荡出三重浪，向深海处划去。在海上，叶大叔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海的故事：说大海怎样上接天下接地，无边无际……说大海能浮万吨巨轮，也能推倒坚如磐石的小山……这些含有哲理的故事，当时虽不解，但已烙在我心里，至今不忘。

1976 年 7 月初，我回到家乡。踏进村口，冷冷清清的。我看见叶大叔站在树底下抚摸着破船，忙走去打招呼，说：“大叔，我回来了。”大叔也不抬，只是冷冷地“啊”了一声。我心中纳闷，大叔耷耷地抬起头，劈头盖脑地问：“小华子，你是念书见世面的人，你大叔当生产队长带领渔民打鱼，增加收入，这难道有错吗？”我一听便明白了，但无可话说，默默地回家去。

1979 年春天，我第二次回到家乡，清晨，我又一次爬上“包子石”。天刚露出曙光，云淡淡的，海面渔船星星点点，渔歌悠扬，海鸥在海面上飞翔着，一队满载而归的渔船徐徐开进港门，我看到领头的渔船船头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耳边传来响亮的声音：“小华子，你回来啦！”“啊！是叶大叔！收成好吗？”叶大叔站在船头对我说：“好！这趟又是鱼满舱。你离开家乡，好久不出海了。今晚，咱们一起出海打鱼吧！”我说：“好！”

傍晚，我备好厨具等，乘着叶大叔的机船向山钦湾的方向行进，船驶出港北港口，小岛、渔村渐渐在视线中消失，其他渔船在身边穿梭……船驶入大海，当我看到水天一色，海洋无垠……当我看到刚打上来的鱼在甲板上欢蹦乱跳时，我和渔民兄弟一样兴奋，并参与到捕捞、分拣鱼物等活儿中去……我还在海上垂钓，过把钓鱼瘾，将刚钓上来的鱼在船上就地烹煮，品尝港北人说的“起网宴”。

W H | 心香一瓣

父亲与稻子

■ 林燕

稻子黄了，稻子熟了，稻子弯着腰，等黄土路上的父亲带她回家。

故乡在暮色中若隐若现，谦卑的稻子伏在父亲的肩上，像极了父亲谦卑的一生。

一颗稻子是一份惦念，两颗稻子是两份惦念，三颗稻子是三份惦念，我们是长在地里的稻子，在父亲的身后走着走着，各自散落在天涯。

父亲的一生，围绕着稻子，从不走远。一颗稻子，两颗稻子，三颗稻子，父亲念叨着走散的稻子。

乡音穿透三千里红尘，稻子被一串惦记打湿。

昨夜，我又梦见您了。篱笆墙，狗，几只毛绒绒的小鸭子，还有在阳光下翻晒稻子的父亲。您用诚挚的心伺候庄稼，伺候小鸡小鸭，用诚挚的心滋养着稻子。

您腾出青春的岁月，腾出身体里的盐分，腾出生命里的疼痛，一年一年，置换四季的平安。腾空身体的父亲，多年以后，似一枚喝醉了酒的斜月，摇摇晃晃地走在故乡的小路上。窗外夜色阑珊，稻子伸出手去，想要把那枚斜月扶正。

故乡，端坐在心口的故乡，总有走不完的小路，总有望不到尽头的路口，总有扯不断的惆怅住心里绵延。

一句话或一个梦，就能够打湿的故乡。

您就在破旧的篱笆墙内，劈柴，起火，为稻子筑起一个温暖人间。

稻子，在袅袅炊烟的指引下，总能轻而易举地推开人间那扇半合的柴扉。

人间，无非两三点烟火，半世沧桑。无非一阵犬吠之后，几行忍不住的泪。

而我偏爱这烟火的人间，爱这人间里将我揣在心口上的人。

爱您一开口，就滚烫的乡音。